

.....欲望燃烧着我们的生命。
退一步，觉得愧对于自己的生命；
进一步，灾难就降临我们的生活，
我们无从选择

第 1 章 背 叛

1

叶琳和谢明就要结婚了。

离他们结婚还有一个星期，双方父母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婚礼。

此时的叶琳没有感到丝毫的喜悦，却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那种可怕的念头无处不在地厮咬着，而今天这种背叛的念头达到了极限，如果再拖延下去，她就要疯了，她必须撕毁婚约！

叶琳的未婚夫叫谢明，他比叶琳大五岁，身材魁梧，长相英俊，目光中透着生意人特有的狡黠。他现为意大利某公

司驻北京的总代理，收入颇丰。谢明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吸烟不喝酒，在父母朋友面前，永远都是无可挑剔的。

虽说叶琳和谢明不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倒也不相上下，他们的父辈是亲密战友，两个人又都在同一所大学上学，且都前后来到北京工作，在双方家长的撮合下，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谢明时常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说着流利的英语来往于各个国家。他彬彬有礼地穿梭于各种高档的场合，成为少妇少女们心中亮丽的一景，她们向他投来爱慕的眼神，而后又恶狠狠地向他身边惟一的恋人——叶琳投来嫉妒的目光。

叶琳从来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过。

她总是苦笑一下，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犹如自己穿的鞋子，舒不舒服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谢明在她的眼里仿佛是一座夕阳下的堡垒，引动着一种莫名的哀愁，这种哀愁每到夜晚就变成一种隐秘的疼痛，让她焦躁不安，她会在夜里突然醒来，瞪着天花板发呆到天亮。

发请柬，多少辆车，哪个婚纱更漂亮，看着亲人们忙碌，叶琳更是心乱如麻，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后悔自己的懦弱以及当初为什么不拒绝谢明的求婚。

现在拒绝还来得及吗？他能接受吗？双方家长能接受吗？有几次叶琳的话到嗓子边又咽了回去，混乱中她急得跑出了家门，在喧闹的马路上孤独地游荡。

起先叶琳以为所有的婚姻都是糊里糊涂凑合过日子，似一潭死水。老人们也常说，差不多就行了，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但自从见到肖冰，叶琳就已经不这样看了，她认为

爱就是爱，是没有理由和借口的，更没有同情，她仿佛看到了一丝新生的曙光，随着和肖冰的接触而越来越明亮，体内有股难以觉察的背叛的力量在悄然地涌动着。

以前在父母的极力反对下，她依旧倔强地把婚事向后推迟，他们由元旦推到“五一”，由“五一”改为“八一”，最后在双方父母共同的逼迫下，谢明和叶琳答应十月一日结婚，这也是双方父母限定的最后期限。

其实叶琳早就感觉到二十九岁的女人面临的丝丝危机了。

不是她不想结婚，是总感觉还缺点什么。这样的婚姻会幸福长久吗？

要是年龄小，稀里糊涂地结婚也就算了，问题是现在她已经不小了，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而且体内从小就有某种东西蠢蠢欲动，这些年来，它一直被压抑着、包裹着。

现在，她特别需要有人能发现它的存在，知道它、了解它、读懂它。她愿意把自己剥开，毫无保留地赤裸着展示给这个人，而这个人绝不是她的未婚夫谢明。

朦朦胧胧中，叶琳已经感觉到了那个人离她很近，她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心跳以及他的气息，他就在身边。

那是她一生中仅有的机会，如流星雨般稍纵即逝，更不可能有第二次。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遇见自己的另一半，如果你没有在意，如果你忽略了，它就会擦肩而过，永不复返。

2

黄昏，叶琳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她不停地反复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应该为自己活着，还是为别人而活着？

她不是慈善机构，她可以有同情心、怜悯心，甚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些什么，但如果因为别人而丧失自己是不是有愧于自己的生命，难道这也是自私吗？

没有自己，谢明的生命照样是完整的，而自己和根本就不爱的男人生活一辈子，那才是最不道德、最为残酷的。

谢明今天晚上回北京，这是不是一个机会？可又不好开口。说什么？在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的时候，说我不嫁给你了？谢明还不得疯狂地杀了她？因为她知道谢明爱她胜过爱自己。

叶琳望着马路上穿行的人群，她不断地问自己。

你早干什么去了？如今木已成舟，你还想让它还原成一棵大树不成？痴心妄想！就这样交待了自己的后半生？不！不！木还没有成舟，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要对自己负责！你是个对命运妥协的人吗？没有谁可以帮助你，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你不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了吗？你要为自己活着，再不下决心就真的来不及了！

时间在一点点地逼近，为自己活着还是为别人活着这些念头搅得她焦躁得像一只无头苍蝇，混乱得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不觉中她来到学校旁边的咖啡厅，走了进去。

咖啡厅里烛光摇曳，昏暗的角落里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几个模糊的身影。

叶琳来到吧台坐下，她要了一瓶威士忌，年轻的服务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叶琳生硬地瞟了一眼服务生，服务生迅速把脸转了过去。她抓起酒瓶咕咚咕咚倒满酒杯，独自喝起来。

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她感到头晕，烛光在眼前变成无数个扇动翅膀的萤火虫，飞来飞去。

一个男人端着酒杯来到叶琳的面前。

她使劲地眨了一下沉重的眼皮，看清了眼前这个男人的面孔，她是自己的同学肖冰。

肖冰故作姿态地向叶琳鞠了一躬，并有些嘲讽地说：

“你好 未来的新娘子。”

叶琳惊愕地看着他。

曾几何时，这个男人神奇般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也就在那个时候，她的生活像是濒临倒塌的桥梁。

肖冰就是倒塌前的导火索，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破声，大桥轰然坍塌，她的生活全部被打乱。

在残垣断壁弥漫着尘埃的废墟中，她似乎看到了一丝生命的亮点在黑暗中发着幽绿的光芒，若即若离、忽隐忽现，吸引着她向前方不知是天堂还是地狱的未知世界走去。

3

她记得那是一个黄昏。

热闹了一学期的校园在暑假期间显得分外宁静，浓绿的

大草坪上，喷灌器无休止地旋转着，旁边几丛红色的玫瑰开得正艳。

叶琳一直在电视台工作，为了使自己的业务达到更高的水准，当然也为了拿到更高的学位，今年她挤出时间，到这座全国有名的高等学府进修电视制作。

叶琳坐在河塘边的石阶上吹着口琴，忧郁的琴声伴随着晚风在校园里四处飘荡，仿佛在倾诉着她虽即将成为新娘却又难于言表的忧伤。

叶琳茫然地看着前方路边的柳枝，它们在清风中来回地摆动，就像她此时那颗摇曳不定的心一样。

母亲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

“谢明和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你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我们了解他更了解你，这么好的小伙子爱你，你还有什么不满？都二十九岁了，至于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不结婚，你知道意味着什么？”

母亲唠叨这些话时，总是有些激动。她尖利的目光夹杂着怨恨来回扫视着叶琳，这个年过花甲的老教授总想在自己的女儿身上搜寻出她为什么还不结婚的理由。但她什么也找不出来，以至于她怀疑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妖魔鬼怪的化身，让她感到不可思议而又无法理解。

一抹金色的余晖照在水面上，轻风拂过，水面泛起鱼鳞似的波纹，凄婉的口琴声在寂静的校园里随着晚风飘向四方。

就在此时，叶琳无意间看见前方柳树旁的甬路上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这个身影正朝她这边走过来。

男人背着一个黑色的帆布包，里面鼓鼓的，似乎放了很沉重的东西，压得他走路向一边倾斜。他穿着黑色的 T 恤衫，紧裹在腿上的牛仔裤被磨得说不上是蓝色还是白色，一双白色的耐克鞋，鞋上的带子开了，在鞋边上随着移动的步伐乱跳。

他矫健的身影踏着晚霞在忧伤的口琴声中向她走来。

叶琳怔怔地看着，不知为什么，吹着吹着她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多么熟悉的身影，好像在哪里见过？对了，她总是做同样的一个梦，梦中总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在霞光中、在沙漠烈日下晃动着向她走来。就是这个身影，这个无数次在她梦中出现的身影。

叶琳几乎没有眨眼，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她放下口琴，呆呆地看着这个人走向自己，然后停在她的身边。

四目相对，就在一瞬间，他们两人的目光深深地绞缠在一起，有那么几秒钟，又都迅速地弹了回来。

叶琳有些不好意思。

站在身边的男人有一米七八的个头，方形脸，皮肤微黑，一双不算大的眼睛隐藏在浓浓的眉毛下，透露出幽深的目光，好似一潭深不可测的湖水，吸引着她想象着湖底会发生什么，然而她什么也猜不出来。

他有些气喘吁吁地说：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什么？”叶琳吃惊地愣了一下，她反问道。

“噢，校园太大，我转了半天没碰见一个人，请问一下

研究生楼在哪儿？”他显然为刚才的话没表达清楚有些窘迫。

一切都是不经意间开始了，人生总是由各种各样的缘分组成的。比如你生下来就注定和你父母兄妹是亲情的缘分，和你的妻子（丈夫）是夫妻的缘分，和你的好友同学是朋友同窗的缘分，更有擦肩而过成为陌路的缘分。

叶琳感觉冥冥之中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从他的身上辐射出来在周围慢慢地扩散，她迷失在这种神奇的力量之中。

叶琳愣住了，一会儿，她回过神来，拂了一下额前的长发，用手指向前方。

“噢，顺着这条小路往前走，你会看到学校的操场，操场的左面有几栋青色的楼就是。”

叶琳的目光转回来，而他幽深的眼眸则始终直视着她，叶琳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轻风拂过，金色的余晖洒满校园，大片荷花的芳香随着轻风弥漫过来，他们沉默地站着，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说：

“你的口琴吹得很好听，但有些忧伤。”

叶琳没有说话。

他好像还要说什么，犹豫了一下又没有说。他充满朝气又略带沉稳的面庞，在黄昏柔和的光晕中发出灿烂的微笑。

“噢，谢谢你，再见。”

他大踏步地向研究生楼的方向走去，叶琳茫然地看着他矫健的背影消失在操场的拐角处。

叶琳静止不动，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心里被什么填满了似的充实，那种震颤犹如一道强烈的电流，迅速通过她的全身。

就在他们目光交流的一刹那，她感觉遇到了自己的同类，一个和自己属于同一种族的同类，并且他们彼此认同。

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触电般的一见钟情，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幸体验到这种感觉，她就要结婚了，本该怀着感恩之心，然后就让那种震撼悄然溜走，然而，她没有，在这样的兴奋和甜蜜下，她的灵魂已经随他而去。

晚上，叶琳以复习功课为由拒绝了与谢明一起吃晚饭，她回到家里静静地坐在书房里。虽然和他只是一瞬间的交会，但她却感觉比其他人的瞬间更长，她为这个陌生的男人着迷，而且相信他也同样为自己着迷。

他们就像是迷失在异乡的旅人，突然发现了知己，在亲切的随和中诉说着他们共同的理想、爱好以及他们彼此认同而不被别人理解的事情。

他们的邂逅给彼此内心带来强烈的震撼，那一刻，她明白了为什么总有些人生活在失策与混乱当中，他们自以为能控制自己，能毫无挣扎地选择去与留，然而事实却是——他们在明知错误的观念下，仍旧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她强烈地期望着能和他再次相遇。

夜里，睡眼蒙眬的叶琳被敲门声惊醒，是谢明。

她打开门，一股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

“你又喝酒了？”叶琳一边埋怨，一边把他搀扶到沙发上并继续说：

“你最近是怎么了？为什么总是喝酒，我看你快成酒鬼了。”

谢明满脸通红，一副醉态。

“没什么 我只是喝了一点点 就一点点。”

谢明用手比划着。

叶琳刚要转身倒水，就被谢明抓住胳膊往怀里一拽，叶琳跌坐在谢明的怀里，谢明也不管叶琳愿不愿就剥掉她的睡衣开始吻她，叶琳挣扎着并大声喊着：

“谢明 你不要这样 你干什么？”

她使劲地推着谢明，然而无济于事，最后谢明抱起挣扎的叶琳进了卧室。

叶琳雪白的身子在柔和的灯光下，像莲藕一样娇嫩，谢明像发疯的狮子开始折腾她，而一切又都无济于事，最后他颓然地倒在床上低声饮泣……

叶琳看着胳膊上的淤血，她的愤怒在谢明的哭声中慢慢抵消了，这次她没有去安慰谢明，而是来到浴室拼命地冲洗身子，然后坐到客厅里点上一枝烟，并倒了一杯红酒。

压抑的空气布满整个屋子，叶琳感到空前的乏力和憋闷，真想飞出窗子或者跳到哪个楼顶上，对着漆黑的夜空大叫抑或大哭一场。

难道自己的婚姻就是在永不停息的虐待和伤痕中度过吗？这样无性的婚姻有幸福长久可言吗？照此发展下去我能否像古代坚守贞操的烈女一样保证一辈子不红杏出墙吗？

我也是人啊！是一个有着和无数普通女人都需要正常情感的女人呀！

早晨，谢明开着车把叶琳放到学校的门口。

叶琳下车后，他猛踩油门，别克车卷起一阵尘土，冲到马路中央，疾驶而去……

叶琳茫然地站在学校门口，看着谢明开的车子飞快消失在车流中，他们从早晨到现在没有说过一句话，这种无言的沉默，让叶琳感到火烧火燎般地难受。

她和谢明可是就要结婚了的，这个时候他们双方不但没有感到丝毫的喜悦，反而是压抑、冷战、沉闷、同情、可怜，贯穿了它的全部过程。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揪心的呢？

这样的婚还有必要去结吗？那不就真的成“发昏”了。

昨天她看着父母们忙得不亦乐乎，而且还特别激动，好像结婚的不是她和谢明而是他们，如果说她和谢明为了某些承诺“发昏”的话，那么他们跟着昏头昏脑地瞎忙乎什么？

叶琳突然觉得特别滑稽可笑。

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跑到阳台上哈哈大笑起来，她笑弯了腰，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

起初，父母朋友们对叶琳的笑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有些发毛，但随后仿佛醒悟过来了也跟着笑起来，新房里顿时被笑声所覆盖。

但叶琳的笑跟他们不一样，她的笑里夹杂着几滴又苦又涩的眼泪。

学校的教室里，正是课间休息，叽叽喳喳的学生在桌前串来串去。

叶琳把自己封闭在桌前，她静静地伏在桌子上想着心事。

突然，“啪”的一声拍桌，使迷蒙中的叶琳惊起。

她抬起头，同学刘胡子正大声说着：

“叶琳，给你介绍一位新同学，这位是咱班新来的同学肖冰。”

叶琳惊奇地看着昨天向她问路的男人，这是她没有想到的，他们居然同在一个班里。

“你好，我们见过面。”肖冰说着彬彬有礼地伸出手。

他爽朗的声音仿佛是一股凉爽的山泉在叶琳的心头掠过，她能听见山泉水流过的丁冬声，那泉水的清澈、凉爽、甘甜，瞬间带走暑天的闷热以及她头顶上布满的阴云。

“你好，真没想到居然还能见到你。”

叶琳心中惊喜，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发烫发麻，一定还泛起了红晕，平时一向落落大方的她今天是怎么了，居然害羞得像是没有出过远门的村姑，叶琳赶忙低下头。

“他是咱班同学肖雨的亲哥哥，你相信吗？”刘胡子一手搭在肖冰的肩上，看着叶琳说。

“你是肖雨的哥哥？”叶琳觉得不可思议，惊异地问。

“怎么，不行吗？”肖冰双手插进苹果牌的牛仔裤兜里，挺着胸，一副自信得意的样子。

“你们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

“弟弟长得像我母亲，我像我父亲。”

“噢，是这样。”

刘胡子用书本拍打着桌子跳着说：

“肖冰说了，晚上请大家吃饭，又有饭局了！”

晚上，在刘胡子的张罗下，肖冰请大家吃晚饭。自然是刘胡子要好的几个同学。

刘胡子真名叫刘飞，因为他胡子拉碴，留着类似某些名导演般的胡子，猛一看足有三四十岁，实际上他只有二十五岁，是陕西电视台的。他能说能闹，同学们都爱跟他开玩笑，甚至挤对他几句，他也不恼。

同学们几乎都是外地的，只有叶琳的家在学校的附近，在叶琳的建议下，他们来到她家附近的一个叫做向阳屯的餐馆吃饭。

酒桌上，同学们胡乱地聊着天，而肖冰则气定神闲地坐在同学之间，他的阳刚之气感染着所有的人，那种力量远远超过一般男人的庸俗与狭隘。对叶琳而言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肖冰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有尺度，而且风趣幽默。他虽然透明，却令人捉摸不透；虽然无比清晰，却又令人感到高深莫测。在叶琳的意识里他是璀璨夺目的，但也是危险的。

叶琳故意不去看他，但她知道肖冰的眼睛不时地在自己的身上游移。

在刘胡子的提议下，大家为马上就要当新娘子的叶琳干杯时，叶琳发现肖冰的脸抽动了两下，那是惊愕的、痛苦的抽动，他的目光中又夹杂着太多的成分，让叶琳一时无法全部读懂。

叶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大家碰杯、喝酒、吃饭，没人能知道她结婚的背后隐藏着难以启齿的抑郁，这种抑郁就像自己的血液一样只能流向体内而无法流出体外。

同学们分享着叶琳要结婚的喜悦，她却在欢声笑语中倍感孤独，仿佛自己是日落黄昏后，断桥边上的一株野菊，在凄冷的秋风中，茕茕子立、形单影只。

此时，她的灵魂早已随着肖冰对她要结婚的事又流露出无所谓的神态，飘出了身外，冷漠地躲在上空，默默地注视着他们。

4

叶琳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常想，如果她进修不是在这所学校，如果她推迟一个学期，如果她碰见的不是肖冰，她是不是已经和谢明携手走向婚姻的殿堂，正平稳地步入中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必须面对一起又一起的死亡事件，同时，这又把她推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咖啡厅里，叶琳又倒了一杯红酒。

一阵凉风吹来，叶琳打了一个冷颤，她看到烛光背后肖冰的那张冷酷的脸，惨白得仿佛是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叶琳感到阵阵的痛楚。

“你就要做新娘了，为什么看不到你的笑容？”肖冰深深地吸了口烟。

“因为我不想笑。”叶琳木讷地说。

“你做新娘不高兴吗？”

“这和你有关系吗？”

两个人僵持着沉默地注视着对方。

“我看你的脸色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叶琳说。

“是吗？因为我怜香惜玉，因为我还有梦。而你忧郁是因为你也有梦，你的梦还没有做完，或者是还没有破灭。”肖冰喝了口酒继续说，“你要做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选择，如果你不开心，你会后悔的。”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曾后悔！”

“这次你可能会后悔。”

“会吗？”

“不会吗？”

黑暗中，叶琳感到有一种冲动的力量汇聚过来，这种力量让她火烧火燎般无法自制。

叶琳腾地站了起来。

她冲出咖啡厅，拦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带着她像一只猎鹰，直奔谢明的公寓。

叶琳已经决定了她要马上办的事情，必须撕毁婚约！

夜晚，空荡荡的大街上，弥漫着灰黄色的雾霭。

黑暗角落里的鬼魅窥视着晚归的行人，出租车在马路上疾驶。

5

出租车拉着叶琳很快到了谢明住的世纪公寓。

昏暗的路灯下，叶琳抬起头，看见谢明公寓漆黑的窗口，突然亮起了灯光，一个巨大的黑影在窗前闪过，叶琳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谢明回来了？

叶琳走到墨绿色的大门前，按密码锁键，传出谢明熟悉的声音。

一种近乎于绝望的疯狂年龄攫住了叶琳的心，她踏进电梯，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天，死神是不会让她活过今天的，她要拿出今生最大的勇气，在伤害与被伤害、忠诚与背叛之间，做出令她犹豫已久的事情。

而这些都是因为肖冰的出现，其实直到现在她和肖冰连拥抱都未曾有过，更没有什么承诺可言，她对肖冰一无所知，但毕竟他已经出现了。

叶琳推开厚厚的防盗门，碰触铁门的左手感到片刻的凉意。

她来到楼上，进了房间。

谢明正在卫生间洗澡，传出冲水的哗哗声。

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等待着，犹如身处炼狱一般。

叶琳的目光掠过窗边还没来得及收拾的行李箱上，一束未曾开封的玫瑰蜷缩在透明的包装纸里面。

蓝色的窗帘瀑布般垂下，屋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冷气。

蓝色的窗帘是她亲自挑选亲自挂上去的。

她喜欢蓝色，蓝色是静谧是梦的象征，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这个梦，今天她的梦即将变为现实，她梦中的人已经出现了，她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她踩着乳白色的厚厚地毯，沿着再熟悉不过的廊道来到卧室，床头上摆放着她和谢明的合影——她靠在谢明厚实有力的肩上，谢明一手搂着她的腰，一手自然下垂，谢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叶琳怔怔地看着。

母亲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吗？你到底想要什么？二十九岁的女人还不结婚意味着什么？”

和谢明一起生活，谈不上十全十美，但谢明足以给她一个久经漂泊后的女人最需要的安稳的家。而这个家是近在眼前可以用手触摸得到的。

自己即将成为新娘，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了，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之中，完成一个女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步。而那个梦，那个并不了解的肖冰，自己敢保证就能抓得到吗？肖冰会属于自己吗？那毕竟是虚无缥缈的！可怜虫你要好好想想吧！

叶琳感觉自己的头在无限量地增大，无数个精灵在脑中不停地叫喊：

必须撕毁婚约！

你疯了吗？不要干这样的傻事！

那个肖冰值得你去作这么大的决定吗？

这和肖冰无关，肖冰的出现只是一个催化剂，加速了她和谢明崩溃的时间而已。

你可以找个借口，把婚期再继续拖延下去！

各种思绪的精灵们挥舞着大刀互相拼杀，叶琳看到发着热气带着腥味的鲜血汨汨地涌动。

她捂着乱成一团的头，沿着墙壁慢慢地滑倒在地毯上。

许久，叶琳来到客厅，她沿着沙发走来走去，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她的勇气也被流逝的时间冲刷得慢慢减少，就在她几乎要打消和谢明摊牌的念头的时候，卫生间的